

離開以後 \proshing

瀛苑副刊

南國的天氣悶熱，空中密佈烏雲，但還是沒有下雨的意思。不知淡水的氣候如何，學校的種種還好嗎？

入伍後，從台北、台中輾轉到屏東。瞥見營區結果纍纍的椰子樹，心裡竟浮起淡江松濤搖撼的幕幔……總是這樣，經過以後才知回味。

在屏東燥熱的境域，接受嚴格的跳傘訓練，頂著炎烈的驕陽，汗水在軍服上濡漫、結晶；久久之後，迷彩裝堆積起不規則的白色鹽漬。

站在機艙口，強風將臉部擠出深層皺摺，沒有恐懼、沒有焦慮，腎上腺素激滿整個腦袋。這或許就是所謂的「魯勇」吧。跳下去了！一種不曾聽過的聲音「咻、咻、咻」刮響耳際，如此作假，卻又確確實實地經歷著。平行，一層一層平行地傳遞，直到降落的速度被地表制止。而五臟六腑也在一陣激盪後，歸位。

結束最後一次傘跳，富銅製的傘徽釘入我的胸膛。我竟然沒有一點成就感、沒有榮譽的震憾，好像只是過了一段平凡的日子，不痛不癢的，一切像是過去了的經驗罷了。

帶著尤里西斯似的心情下連隊，每天都有嚴苛的體能訓練。肉體上的壓力，咬著牙就不成問題；心靈上就讓它盡情地空虛，唯有這樣才能使自由氾濫、無情地氾濫……

又要離開屏東，北上中壢受訓——跳開北迴歸線，又要繼續流浪。有些地方該離開就必須要走；有些地方該駐留還是要停下腳步。不過，起點與終點並非律定的里程碑，終點也可能是另一個起點。

2010/09/27